

# 《心經》空門安立次第之探討

鄭振煌

## 一、《心經》空門安立次第之疑問

《心經》的觀修次第，在我心中一直留著一個問題，就是經文當中：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」

釋尊開悟後在鹿野苑三轉法輪，說法的內容是苦集滅道四聖諦。

《心經》這段引文，先觀世間法即空性，空性之中無色受想行識之五蘊，無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，無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之十八界，無無明乃至無老死之流轉十二緣起；後觀出世間法亦空性，先講空性之中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盡之還滅十二緣起，次講無苦集滅道之四聖諦，後講無智亦無得之能所皆空。

依照大乘佛法修行的安立次第，應從基礎的聲聞乘苦集滅道講起，再講較深的緣覺乘還滅十二緣起，最後講甚深的菩薩乘無智亦無得。可是《心經》為什麼將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盡之還滅十二緣起放在前面，而把無苦集滅道放在後面呢？

## 二、《心經》與《雜阿含經》的安立次第一致

佛經中最早結集的是《雜阿含經》（梵文Samyuktāgama-sūtra），分七誦，安立如下觀修次第：

1. 〈五陰誦〉：「陰相應」觀色受想行識五陰的實相為緣起、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。
2. 〈六入處誦〉：「入處相應」觀眼耳鼻舌身意六內處、色聲香味觸法六外處的實相為緣起、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。
3. 〈雜因誦〉：先講「因緣相應」（觀流轉十二因緣、還滅十二因緣），次講「諦相應」（觀苦集滅道四聖諦），次講「界相應」（觀六根、六塵、六識等十八界的實相是緣起、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），最後講「受相應」（觀觸受的實相是緣起、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）。
4. 〈道品誦〉共十相應：念處、正斷、如意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聖道分、安那般那念、學、不壞淨。
5. 〈八眾誦〉共十一相應：比丘、魔、帝釋、刹利、婆羅門、梵天、比丘尼、婆耆舍、諸天、夜叉、林。
6. 〈弟子所說誦〉共六相應：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那律、大迦旃延、阿難、質多羅。
7. 〈如來所說誦〉共十八相應：羅陀、見、斷知、天、修證、入界陰、不壞淨、大迦葉、聚落主、馬、摩訶男、無始、婆蹉出家、外道、雜、譬喻、病、業報。

其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〈雜因誦〉四相應中的三相應：因緣、諦、界。這

與《心經》觀修安立的次序相同，把十二緣起放在四聖諦的前面。《心經》其實是《雜阿含經》的濃縮，唯一不同的是強調菩薩道的以般若空性領導慈悲方便。

## 三、《雜阿含經》與《大般若經》中的智慧

《心經》的「心」不是心（梵文citta）意（梵文manas）識（梵文vijñāna）的心，而是梵文的hrdaya（肉團心），英文的heart（心臟）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或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最重要的核心。般若（梵文prajñā，巴利文pañña），意思是超越的智慧、圓滿的智慧，指空性的智慧。

《雜阿含經》以般若正觀一切諸法；〈五陰相應〉正觀五陰，得正知正見，五陰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生厭離貪愛，斷煩惱，滅障礙，身作證，具足住：我生已盡（斷苦）是苦聖諦，梵行已立（斷苦因）是集聖諦，所作已作（行三十七道品，從四念處到八正道等法門）是道聖諦，自知不受後有（證涅槃寂靜）是滅聖諦，因而得解脫。它著重禪修實踐親證。

龍樹菩薩的《中觀論》講八不中道：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此即三是偈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「因緣所生法」：《雜阿含經》觀陰處界等一切法因緣生、因緣滅，故為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；「我說即是空」：龍樹菩薩稱之為空，空是《般若經》的主題；「亦為是假名」：緣起是假名，有生有滅是假名，性空也是假名；「亦是中道義」：一切都只是假名而已，一切諸法真正的實相，不有不空，空有不二，體用一如。《雜阿含經》云：「如實正觀色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如實知，如實見，法次法向，法隨法行。」修行者隨順教法，趣向涅槃解脫。

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詮釋《阿含經》，依《阿含經》而開展，而《心經》是《大般若經》的核心，因此《心經》是《阿含經》的核心。《心經》先談「（空中）無苦集滅道」，後講「（空中）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。」一切法皆空，皆緣起不可得，無真實有，一切都是假，都是無常，都是無自性，能所雙泯，故無智（能觀）亦無得（所觀）。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故大乘教法的安立次第是依於《雜阿含經》。

## 四、《雜阿含經》的考據

漢傳佛教《雜阿含經》相當於南傳佛教的上座部《相應部經》（巴利文Samyuttanikāya）。相應，梵文yukti或

yukta，英文yoke，軛也。指掛在牛背上的橫木，藉此控制牛的行動。

釋迦牟尼佛在〈六入處品〉中提到，內六處接觸外六處時，譬如眼睛看到東西時，就不得自由，不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六塵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根不得自由，也不是六根讓六塵不得自由，而是因為六根攀緣、緣取、執著六塵，故不得自在，有如軛讓白牛和黑牛相連而不得自由。這是samyukta的意思。

《雜阿含經》是在公元435年到445年十年間翻譯成中文的，總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二經，部頭相當大，但是一直到宋朝畢昇（約970年—1051年），發明活字版印刷術（1041年—1048年）才大量印製。這中間距離六百年的時間，這部經的次第，可能因抄寫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而有所錯亂。佛入滅之後，弟子首先是口口相傳，一直到西元前第三世紀，才開始出現巴利文經典記錄，距離佛入滅已兩百多年。

漢傳的中文四部《阿含經》可以對應南傳的巴利文五部《尼柯耶》。四部《阿含》āgama為《雜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、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，首先結集出的是《雜阿含》，其他三部阿含是以《雜阿含》為根本。五部《尼柯耶》nikāya為《相應部》、《長部》、《中部》、《增支部》、《小部》。

漢傳的《雜阿含》等於南傳的《相應部》，《長阿含》等於《長部經》，《中阿含》等於《中部經》，《增一阿含》等於《增支部經》，由於部派不同，因此南傳多了《小部經》，漢傳少了一部《小阿含》。

《相應部經》的排列次序與內容，跟《雜阿含經》一模一樣，最貼近歷史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義理都在《雜阿含經》。平實、親切而且最管用，不談哲學的解析、玄密的道理、向外祈求鬼神保佑、上師加持、念咒或神通感應，同時也沒有討論世界的形成、第一個人的出現、人死後的狀況及鬼神的種種現象。完全談人，只講做一個人最應該注意的是自己的身心五蘊。〈五陰相應篇〉強調了解自己的身體、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起心動念、自己的人生目標，還有最重要的心意識作用。人的生活、人的生命離不開五陰，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世尊教我們要正觀五陰的實相，完全自力就可以成就，不必靠鬼神，也不必靠釋迦牟尼佛的加持，自觀自了解。

比對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相應部經》，發現一個奧義。漢傳《雜阿含經》正觀五蘊是無常、苦、無我，再加上一個「空」字；但是南傳《相應部經》只講無常、苦、無我。

南傳三法印以巴利文唱誦，第一句sabbe saṅkhārā aniccā，一切會變動的諸行都是無常的；第二句sabbe saṅkhārā dukkhā，一切會變動的諸行都是苦的，凡是無常的都是苦的；第三句的第二個字就不一樣 sabbe dhamma anattā，dhamma法，諸法是無我的；法包括有為生滅法和無為不生滅法，無為法不是無常的，無為法也不是苦的，無為法是涅

槃寂靜的。有為法和無為法在「無我」的性質上得到連結，換言之，證悟有為法的無我，等於證悟無為法、涅槃寂靜。

這兩部經其實是相通的，中文的《雜阿含經》屬於「一切有部」，而南傳的五部《尼柯耶》屬於「分別說部」中的一個派別「銅鑠系」。有趣的是一切有部與分別說部都是屬於「上座部」，換言之，源頭是一樣的。漢傳大乘佛教與大眾部的關係相當密切，而漢傳的《雜阿含經》卻不屬於「大眾部」，大眾部的《阿含經》沒有被保留下來，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漢傳《四阿含經》與南傳《五尼柯耶》都是屬於上座部的誦本。

比五十卷《雜阿含經》早一百多年翻譯的二十卷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其內容與次序也類似《雜阿含經》，只有少部分不同。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屬於「飲光部」，而飲光部與一切有部同屬於上座部，源頭一致。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：漢傳佛教的《雜阿含經》、《別譯雜阿含經》與南傳的《相應部經》內容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同，只有少部分因為一切有部與飲光部、分別說部的思想不同而差異。

一切有部主張過去世實有、現在世實有、未來世實有（三世實有）。分別說部銅鑠系與飲光部都主張現在世才實有，而過去世曾經有，未來世將有，故過去與未來非實有。南傳的分別說部只講現在世，故不主張有中陰身（中有），因為中陰身屬於未來；只承認業力的相續流轉，不說明死之後投生之前的這一段。不同部派所注重的內容不一樣。

## 五、《雜阿含經》的「空」

南傳《相應部經》只有提到無常、苦、無我，《雜阿含經》卻提到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。這問題出在哪裡呢？它們都是屬於上座部，道理應該是一樣的，可是北傳的為什麼會多出一個空字？

原來，《雜阿含經》的中文翻譯者求那跋陀羅，是大乘的修行者，第五世紀的印度，「空」的思想已經非常盛行。所以，求那跋陀羅在翻譯「比丘如實正觀五陰」或「一切諸行無常、苦、無我」的時候，將「無我」的進一步思想「空」加入。

其實，《中阿含》有兩部經談到空：《大空經》和《小空經》；南傳《中部經》（Majjhimanikāya）也有《空大經》和《空小經》。

有趣的是與《心經》有關的這個「空」字。空是「無我」的延伸，無我就是無自性，也就是萬法沒有自己本身的性質。無我性，一切萬法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沒有任何一事物有自己的性質；無我性也就是「空」，空是《般若經》的核心思想。

《雜阿含經》教比丘觀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，無我故空，這是現量境界，稱之為現觀。禪修可以觸證無我；現觀無我的修行者一定得解脫。

換言之，無我是就緣起而講的道理，分析一切諸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。現觀的梵文是abhisamaya；abhi的意思是全面或無上最高；samaya的意思

是宗義，也就是最重要的思想，此處指定中所觀到的境界。現觀無我性，禪修時觀到無我性，在定中觀察一切法無常、苦、無我。

在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佛陀透過析空法，若過去色，若現在色，若未來色，若好、若醜、若遠、若近、若麗、若細等等分析，得到的結論都是無常，都是苦，都是無我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用不一不異比較淺的方式，分析一切有為法、因緣所生法，現量證得無我。

「空」是大乘的主要思想，《般若經》都是談空，等於般若波羅蜜。般若的梵文是prajñā，巴利文是pañña，意思是超越或完美的智慧，觀到有為法是無常、苦、無我的智慧，稱為般若。波羅蜜，梵文或巴利文是pāramī，它是由兩個字根所構成的，pāramī和ī，就是英文所說的go to，到或是到達某個地方。pāramī的英文the other shore，彼岸，故波羅蜜是圓滿完成的意思。

般若和般若波羅蜜不同，般若是了解無常、苦、無我；般若波羅蜜是證悟一切法是「空」。將解脫道提昇到最高度、最圓滿。

## 六、《心經》的空義

「空」在《雜阿含經》並不被重視，一直到《般若經》才特別強調。《般若經》是依緣起而開展出性空的。

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。」觀自在菩薩，中國佛教徒都當作是觀世音菩薩，而且認為觀自在表示智慧，觀世音表示慈悲；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。譬如，《楞嚴經》的觀世音菩薩證悟耳根圓通，故能有三十二應化身。而《心經》的觀自在菩薩，也是智慧雙運的。

觀自在和觀世音兩個詞具有不同的含義。觀世音的梵文是Avalokiteśvara，由Avalokitā（觀）加上svara（音）組成，觀世音的「世」是衍字，正確的稱呼是觀音菩薩，而非觀世音菩薩。觀自在的梵文是Avalokiteśvaraḥ，由Avalokitā（觀）加上īśvaraḥ（自在天，意思是自在）組成；透過觀而得自在，也就是《雜阿含經》所說，如實正觀，如實知，如實正見。如實正觀一切法而得涅槃，觀自在菩薩是如實觀一切法（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）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「行」的英文翻譯不應是practice，它的意思是指心行，即是所謂安住，觀自在菩薩的心安住於「深般若波羅蜜多」，故能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「深」，並不是行的副詞，而是波羅蜜的形容詞。《雜阿含經》反覆提到，比丘能夠正觀一切法無常、苦、無我，是名般若，有般若就能夠得解脫。《心經》的深般若是空有不二，也就是對般若的演繹更究竟，超越了一切的對待。觀自在菩薩常行於正念分明，安住於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安住於圓滿大般若。

《般若經》的證悟方法是體空法，不是《雜阿含經》的析空法。菩薩以般若波羅蜜多，了悟一切萬法的當體是空，因為一切萬法的本體是空，不待分

析而證空，安住在《金剛經》所說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境界中。

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心安住於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因此與畢竟空相應，所以《心經》說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世間法是無常，是苦，然後是無我，這是般若的觀照結果；心行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中，超越常與無常、生與滅、一與異、來與出、有與無等一切分別，故能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

「舍利子(Sāriputta)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舍利子就是舍利弗；弗，巴利文putta，梵文putra，意思是兒子，舍利是一種鳥，眼睛很銳利，舍利弗的母親眼睛非常銳利有智慧；象徵修行者以智慧觀蘊處界一切諸法。舍利子是還在學般若的修行者，觀自在菩薩提醒他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色受想行識都不異空，這是《雜阿含經》〈五陰相應誦〉所談的內涵，教導我們要觀一切有為法，諸行是無常、是苦、是無我，如此而已。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心安住於空，已經證得了空性，從義現觀一直到究竟現觀。

聞思修的次第，首先是法現觀，從善知識聽聞諸法；義現觀，思惟法義；諦現觀，開始修止觀，了知四聖諦真理；隨現觀，所謂的隨就是法，隨法行也就是順著四聖諦邁向涅槃；究竟現觀，修行圓滿。三十七道品之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神足是法現觀；五根、五力是義現觀；七覺支、四聖諦現前是諦現觀；隨現觀是八正道；八正道修行圓滿是究竟現觀，證阿羅漢。